

太陽的孩子們

高爾基戲曲集一卷

賀知遠譯



太陽的孩子們

高爾基戲曲集一卷

賀知遠譯



高爾基戲曲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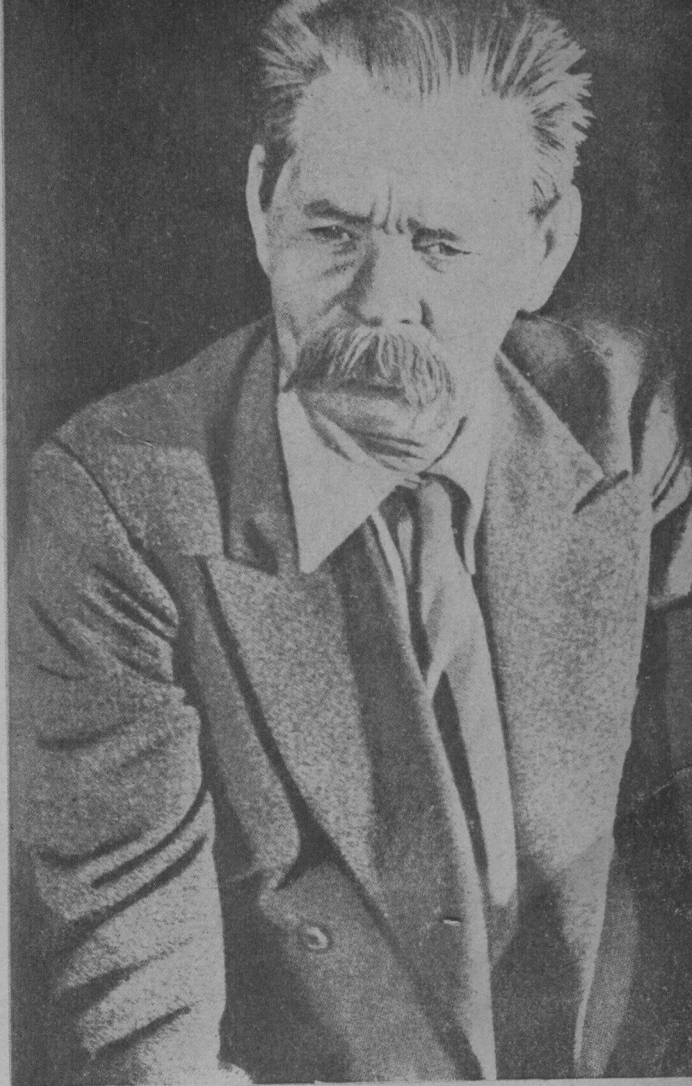
1

太陽的孩子們

賀 知 遠 譯

1936

高爾基書店版





太陽的孩子們

(高爾基戲曲集卷一)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日初版

初版冊數：一至三〇〇〇冊

賀知遠譯高爾基戲曲集即將出版的兩卷：

老人 (高爾基戲曲集卷二)

高爾基書店出版

深淵 (高爾基戲曲集卷三)

高爾基書店出版

基	爾	高	著	原
遠	知	賀	者	譯
巢	南	費	者	行發
店	書	基	者	版出

角七冊每 價定

一個偉大的精神的紀念品

賀知遠

寫在大陽的孩子們中譯本的前面

高爾基的一生完全是在戰鬥中過去的：在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他跟貧困與孤伶戰鬥；在青年時代，他跟理想與現實戰鬥，從中年一直到死，他是總跟既存的社會秩序戰鬥的。他永遠認為戰鬥是一種最高的快樂，永遠認為只有在戰鬥中過活才不姑負生命所付給他的無限的才能。這種戰鬥的精神，在我覺得，實在是人類的一種最崇高，最偉大，最可珍貴的東西。假若沒有這種東西存在，依我想，人類怕早該走最後的路子了吧。

我喜愛戰鬥，我永遠歌頌最偉大的戰鬥的精神。也就是爲了這一點，我才喜

愛高爾基，崇拜高爾基，發誓負起在人類的圈子裏宣揚高爾基的偉大的精神的重任。在從前，當我最初接觸到高爾基而被他的偉大的精神征服的時候，我幾乎像戀人一樣地貪愛着他的一切，像片呵，著作呵，關於他的介紹和批評的文章呵，我都想盡方法去搜集來，我的幾年來的艱辛的生活完全是在這種尋求中獲得了最大的安慰。這安慰是很可珍貴的，每當我爲了理想的失敗而懊惱悲哀的時候，彷彿高爾基就站在我的面前，很親切地對我說：鼓起你的勇氣來吧，你什麼也不要怕！

我的確是什麼也不怕的，我願意承繼他的偉大的事業。我在上面說過，我喜愛他，崇拜他，並且宣揚他的偉大的精神。但在實際上，不用說宣揚，就是說喜愛和崇拜吧，由我的過去的經驗來看，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爲了喜愛他，崇拜他，最初是開始學習他的祖國的語言和文字，那語言和文字的最優美的詩的情調征服了我。我愛那詩的情調，我願意我的靈魂永遠侵沈在那詩的情調裏。

可是，和我的希冀恰恰相反，現實的鞭子也永遠在很無情地抽着我，使我幾乎沒有一天的安閒，個人的生活裏常常起着無頭無尾的變故，今天要跑到這兒，明天又會跑到那兒，好像命運從來不曾打算讓我很密切地接近在人類裏的一個最偉大的靈魂。不過，這偉大的靈魂却也緊緊地捉住了我，使我沒法兒從他的嚴酷的統治中逃脫。只要我有一刻閒暇，我的心裏便浮起來一個極其熟悉的影子，我的手和筆便很自然地爲了他而活動了。

手和筆的活動的結果是翻譯了他的許多充滿了戰鬥力的作品。同時，對於俄羅斯的古典文學和蘇聯文學也附帶着有了更深刻一些的了解，更熱烈一些的眷戀，更廣泛一些的認識。這了解，眷戀，和認識都會經給我自己許多好處，使我從懷疑，悲觀和人道主義的黑暗的深淵中逃出，轉過臉來看清楚另一個光明的世界，看清楚那個光明的世界到底是怎樣造成的。我愛光明，我要爲光明而戰鬥！

但，過去的生活對於自己的影響終於太深了，從黑暗的深淵中逃出也還得費

更大的勁兒，更充裕的時間。在現在，我早已不懷疑了，不悲觀了，可是，也許是由於本身階級的限制吧，有時候仍不免拿人道主義做出發點，用人道主義者的眼光去看事情。如果是朋友呢，不論他是爲了羣衆的事業還是爲了自己的生活，不論他是爲了深摯的義氣還是爲了濃重的私慾，我是盡我所有的能力去幫忙的，甚至連幫助人家戀愛，人家好的時候忘記了我，壞的時候又咒罵我那種最愚癡不過的事情我都做過。如果是敵人呢，我總是喜歡一聲不響地讓步的，意思不是想要委曲求全，而是常覺得用牛刀去割雞太不值得。有時候雖然敵人的卑劣會引起自己的憤怒，不免心血來潮動一動牛刀，但每到那個時候，看見了被砍中要害的敵人滾在地上告饒，抹眼淚，我的心裏就有些不忍，遂即軟下去了。在敵人的羣中，也倒頗有一些把奸滑卑劣當做唯一的生命的人，趁着我的心一軟，馬上便裝出笑臉來，要求做我的朋友了。我因此常常吃一些啞吧虧，有苦說不出來。

然而，在最近，也許是真的倣倣吧，終於有兩個那類裝着笑臉的朋友給我的

人道主義撞了最後的喪鐘。這事情說起來倒也非常別緻：一個很困窘的朋友在以前可以說是和我很要好的，他的活動常常是受我的支配，甚至有人譏諷他，說他是我的「小卒」，他也並不懊惱。我對人向來有兩種態度，對於不熟悉的常很嚴苛，對於朝夕過從的，既使有過錯，也裝不知道，放開心來原恕他。這個朋友在從前極敬畏我，後來不知怎麼的，他的那幾乎少到等於零的聰明也慢慢地發現了我這個弱點。湊巧在那時候，他正對我的一位親人妄懷着可笑的念頭，事情我是早就知道的，而且在朋友間已經公開，常常談起來引得我們哈哈大笑。可是他却還悶在鼓裏，以為我的不動聲色正是他的有勝利的可能的信號，因此使用最愚笨的方法先為我盡造謠的義務，同時，想法兒破壞我一切的工作，常常趁着方便偷我的錢。我仍然不動聲色，直到現在，他是更得意忘形了。這個朋友給我了一個教訓：退讓永遠是失敗的先聲，凡是卑劣的動物你不給它嚴重的打擊是不成的。我從前有一句詩說：「饒恕是卑怯，復仇才是勇敢」，正是這種受教訓以後的心

情的表現。

另有一個朋友，正好把我的這句詩抄在他的長詩裏，因此就在無形中存了要自立門戶，披袍掛甲當英雄的意念了。他的方法也很別緻：他不說自己想當英雄，反先向不認識我的人們宣傳，說我所抱的是英雄主義，英雄主義是要不得的，拿形式邏輯的最簡便的三段論法一推：因此我也是要不得的，因此我的命是應該被革的，因此我不如他，因此我這個英雄不如他那個英雄，因此他便該被許多人推崇。結論到這兒似乎該完了，可是偏不。我的這個英雄朋友爲了鞏固他的英雄的地位起見，仍然不惜拿我這個英雄做爲他的犧牲品。他原來是一文不名的，自從我把他從一個人間的地獄中用力拖出來以後，我是盡了我所有的能力去維持他的生活的，他吃着我的飯，住房呢，我花房錢，我完全想幫助他，因此，雖然我間接地聽到他罵我是布爾喬亞，是小資產階級，是什麼什麼，我覺得我做事應該做到底，一點點的小事全用不到放在心上，從來就不曾向他做出普通人應有的表

示。他似乎也很得意了，得意的人常常忘形，常常覺得別人胡塗，別人是傻子，上面提起的那位喜歡偷錢的朋友是如此，這位朋友更是如此。

他是認爲天下的胡塗虫沒有比我再胡塗的了，可是，說也奇怪，正如偷抄了我的詩句一樣，胡塗人的話他偏偏聽從，這位並不胡塗的朋友因爲有着報紙上的賣藥廣告裏的所謂性機能的障礙的毛病，再加上平日貧困潦倒的生活的折磨，他的精神好像有些失常，因此我勸他去戀愛，而且常很誠意地跟他說要介紹某某給他，他心裏好像很高興，很急切，但又自知慚愧，頗羞於口。結果是只讓我在我給他的詩集做的廣告上加添上「富於熱情的青年詩人」一類的話頭就算了。

我爲了他的一切日日担心，他倒也頗有古人的投桃報李的風度，日日在想革我的命。我爲了我的特殊的工作的關係，平日幾乎不大接見生人，也不大去找較比有點兒疑問的人。這位朋友看出了我這點兒不方便，於是便很積極地施展着他的成爲習慣了的技倆。到他施展技倆的時候，我才默默地嘆息着說：「這原來也

是個很平常的人，他爲了金錢，名譽，和女人是不惜犧牲一切的。」可是我仍然是不動聲色，因爲我曉得自己所掛的苦酒應該由自己去吃。那時候已經是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文學導報辦了三期了，我的這位朋友便在外面造空氣，說我是英雄主義，說我是什麼什麼，總之，一句話，是要不得。回來又對我說：外面對文學導報的空氣不大好，大家說是怎麼怎麼，總之，又是一句話：不大好，要不得！我明白他的意思了，因爲他常常向我說，他是「無名作家」，寫的文章好也沒有人注意，了當地說，就是他沒有得到他理想中的評價，對於「民族魂」的大旗是不是將來能夠遮在他的棺蓋上的問題是很有考慮的必要了。我覺得人情還得做到底，而且也可以給他個試驗的機會，別讓他總抱怨我埋沒了他這個偉大的人物。一方面是懷着這種心思，一方面又爲了自己正忙着譯印蕭洛霍夫的開發了的處女地，於是便讓他去暫時代替我去做那印刷校對的工作。這時候，他便認爲時機已竟成熟了，想盡方法破壞我的長時期的安靜的工作，找惡狗去擾亂我，以爲可

以把我吓跑，可是我明白，我沒有跑，只遷移到另一個清靜的處所。他覺得巧計未成，於是又來了一計：他給我另外的一位朋友打電話，裝着別人，說什麼局正在注意我，叫我小心。我聽了那位朋友從電話裏傳來的話，我只笑一笑，嘆息一聲就算了。還是覺得：隨他去吧！

後來，我離開北平了，才曉得他的要求除了名譽而外，還有金錢和女人。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終年不事生產，連稿子也投不出去的人，生活的窘困可以說是達到了極點，每個月連吃帶住才用三五塊錢。可是，等我從南京轉到上海以後，看到了這位朋友代我校印的文學導報，才知道他居然把編輯人換上了他的大名，而且，名字偷換了還不甘心，竟以為我剛到上海，絕沒有說話的地方，那麼，便一手遮天，公開地造了一些謠言攻擊我，想把我一脚踢出去，在許多人的面前栽跟頭。說老實話，以計謀的本身來論，這一招兒來得真不錯，我應該為我的偉大的朋友喝一個正彩！可是，拿事實來講，却頗有點兒令人哭笑不得。誰都知

道文學導報是我個人的事業，從經理到茶房完全是一個人兼差，如果不是這樣，我這偉大的朋友也絕不會罵我是英雄主義了。可是，新的英雄出世當然是要另造一番舊的歷史，這正如日本的學者努力搜求支那人是日本人的後裔的證據或把秋海棠葉子的某一塊染上與扶桑三島一樣的顏色而教給小學生們說那正是帝國的領土的苦心一樣，我對於這新的英雄的苦心也是十分明瞭的。然而，這歷史越造越奇怪了，也不知道我們這位窮得連飯吃都沒有的英雄什麼時候成了富家翁，而且在成富家翁之前，我又居然欠了他的錢。不但我欠了他的錢，據那豪爽的口調講，我還欠了另外人的錢，而那另外的人呢，我不僅不會有拜識泰山，令我三生都感到榮幸的機緣，就連打過文字上的交道的東西，回想起來，也還不會有過。這可真使我迷惑了，接着，知近的朋友的氣憤，不太熟識的人們的詢問，甚至想從中取利的人們的欺詐，都陸陸續續地在我的眼前表演出來了。我仍然沉默着，柴霍甫的不和混蛋講話的教條又在我的腦子裏做祟了。

我的沉默是曾經被一個叫做文學的雜誌裏的

論客說：我沉默，沉默便是「反對蘇聯文學」，
法寶了，「反對蘇聯文學」的人呢，一句話：當
反對蘇聯文學」的罪名的那篇文章是批評子夜的
些缺點。一直到那位論客判我無期徒刑之前，我
或誹謗，那想到結果倒是誘姦或褻瀆呢？我從那
情的結果實在是極不可想像的。譬如就說子夜
萬料不到那是蘇聯文學，好壞都不許說。我平常
求過一些蘇聯的出色的作品，而且關於蘇聯文學
，却總恨自己粗心，不曾曉得子夜就是整個的蘇
聯的代表作，因為叫做文學的那個雜誌上的那片
是在說：說子夜的壞話就是「反對蘇聯文學」

過在「沉默」之中我受了點兒「偉大的」損失：以前叫做文學的那個雜誌還刊我的小說，不知怎麼一來，我又把一篇後來在文學導報第一期上發表的蘇聯文學發展史寄了去，掛號寄去並附掛號郵資，不登，又掛號寄信，又附掛號郵資，這次不登，可也不退，我又掛號寄信，可是沒敢再寄給「秦始皇」先生，而寄給了另一位專幹「世界文壇不朽的偉業」的編輯先生，我說如果「秦始皇」先生缺輸輪盤賭的錢，我可以負責發起募捐，這回有點兒效驗，過了只少有七七四十九天吧，原封退回來了，也沒有聲明理由。不過，過不多天，我便見到那叫做文學的雜誌上的論客判我「反對蘇聯文學」的罪名了。罪名我是承認的，要不然我那能往文學那樣的雜誌投兩三萬字的蘇聯文學發展史呢？那蘇聯文學發展史的作者和譯者當然都是「不逞之徒」，要不然怎麼會令裏面沒有提到子夜呢？

我從那次以後才明白了一種新的法術。這法術是：一方面要用力掩住別人的

嘴，一方面要向另外的觀衆宣佈，說這個被掩住嘴的人是混蛋，是英雄主義，是